



夷堅丙志卷第二十

行款悉依宋本

舞陽侯廟

馮當可時行為萬州守郡有舞陽侯焚噲廟民

俗奉之甚謹馮以為噲從漢高祖入蜀漢未久

即還定三秦取項羽未嘗復西而萬州落南已

深與黔中接非噲所得至也是必夷祿之鬼假

託附著以取血食爾法不當祀即日撤其祠未

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儀狀甚武坐於

公庭上馮知其怪也叱之掀髯怒曰吾乃漢舞

丙志一

陽侯廟食于茲地千歲矣何負於君而見毀撤

吾無所歸今當與君同處此馮以所疑質責之

其人自言為眞噲不已馮奮曰借使眞樊噲亦

何足道歷詆其平生所為不少懾神無以為計

奄奄而滅自是雖不復形見然日撓其家馮之

子年七八歲屢執縛于大木之杪如是數月馮

用公事去郡然後已

魏秀才

成都雙流縣宇文氏大族也即僧寺為書堂極

廣都士人魏君誨其羣從子弟它日家有姻禮  
張樂命伎優伶之戲甚盛諸生皆往觀至暮僮  
僕數輩亦委去魏獨處室中心頗動上堂欲尋  
僧而諸僧適出民家作佛事闔寺悄然乃反室  
張燈而坐夏夜盛熱牕牖穿漏松竹淒戛明月  
滿庭一婦人數往來知其鬼也外戶猶未閉不  
敢起益添膏油數挑燈舉手顛掉誤觸燈滅不  
勝恐急登床引帳自蔽時時望庭下婦人固自  
若也既又觸帳繩絕帳隨墜蕩然一榻空無遮  
闌愈益懼不覺昏睡及寤婦人已在此側魏蒼黃  
無計運枕擲之婦人悵惋驚起不復出外但繞  
室徘徊且笑且泣雞初鳴忽趨出少焉僧盡歸  
呼語其故乃三日前民家鼓一柩於此今所見  
蓋其鬼云

蜀州紅梅仙

舊傳蜀州州治有所謂紅梅仙者紹興中王相  
之爲守延資中人李石爲館客石年少才雋勇  
於見異戲作兩小詩書屏間以挑之明日便題

一章于後若相酬答他日郡宴客中夕方散石  
已寢見一女子背榻踞胡床而坐問之不對疑  
司理遣官奴來相汙染爲謔或使君侍妾乘主  
父被酒而私出者不然則鬼也自謀曰三者必  
居一于此矣不如殺之猶足以立清名于世取  
劔奮而前女子起行相去數步間逐之出戶俄  
躍升高木上奄冉而滅石始大恐欲反室足弱  
不能動會持更卒振鈴至前乃與俱還次夕又  
至初覺暗中如小圓光漸隱隱辨人物已而成

丙志二

三

人形雖不敢與語然財合眼必見之其友趙莊

叔

達

輩兩三人同結科舉課來共宿石囑之曰

必相與喚我無令熟寐以墮鬼計然自是不復  
可脫後如成都亦隨以至或教之曰青城丈人  
觀神仙窟宅也君第往彼必不敢來旣而亦然  
石追悔前戲付之於無可柰何久之歸東川過  
靈泉縣朱真人分棟山下將入簡州境始不見  
蓋歲餘乃絕石字知幾乾道中爲尙書郎

漢州德陽人劉小五郎已就寢聞門外人爭鬪一卒入呼之不覺隨以行回顧則身元在床上審其死意殊愴然才及門見老嫗携一女子氣貌悲忿別有兩大神自言城隍及里域主者取大鏡照之寒氣逼人毛髮皆立其中若人相殺傷狀二神曰非也此女自爲南劔州劉五郎所殺君乃漢州劉小五郎子無相干吾固知其誤而早來必欲入君門所以紛爭者吾止之不聽故也今但善還無恐女子聞此言泣然泣下歎

丙志二

四

曰茫茫尋不得漠漠歸長夜遂捨去劉生卽蘇

### 羅赤腳

羅赤腳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携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饒風關盡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鉄質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而歸公始敬異之連奏爲太和冲夷先生好游漢州每

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  
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紹興  
丙辰歲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  
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畱之稍久得禍  
將不細當相爲除之命煑水數斗取竈下灰一  
籃喚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  
勃然妾卽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  
女僧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伺且至則又  
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

遂付于僧而取其直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  
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  
如意事則啟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  
畫一官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輿一柩凶  
服者隨之而哭廣都龍華寺者宇文氏功德院  
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  
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  
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楊村鎮館於陳  
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

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溫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卽上道戒其僕曰自此而左唯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它塗以西幸無誤僕應曰諾退而背其言行抵古城鎮羅悶然不怡曰汝諸人必寘我死地固語汝勿爲此來今無及矣是夕病復作古城者金堂屬鎮也又溫江而殂蜀人以爲年百七十八歲矣士人往問科名得失奇應如神茲不載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都及半塗有方外之遇遂弃家出游至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胸次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之酒自一盃至百盃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放言文潞公入蜀事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蕭

仲秉鈞家寫其眞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

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卽去欲住卽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胸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觜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中白雲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高談不是胡歌虜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

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柰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闕曰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周回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爲斗棋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年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通仙云此呂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休遣人知須是著便宜運轉臨時祇知險裏卻防危透得立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引數杯無所言而去



仲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  
後旬日袁杲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衛真  
人生日道眾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  
夕告之曰住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  
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据榻趺坐傍人  
怪其不言就視已卒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  
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鉤聯如鎖子云

長道漁翁

興州長道民以釣魚爲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

丙志二

八

必拏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上至晡而返老矣  
尙自力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遙望之民  
宛然據石如常時而呼之不應疑以爲得疾其  
子遽鼓棹往視見蓑衣覆其體是日未嘗雨民  
元不持蓑笠行旣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嘔  
齧不置若披蓑茸茸然蓋平生取魚用蚓爲餌  
也

守約長老

漢州楊村鎮三聖寺長老守約彭州人元受業

於州之白鹿山旣死其弟子在山中者夢之曰  
吾已託身異類只在山下某人家宜來眠我弟  
子覺而泣明日往訪焉得一犬四體純黑唯腹  
下白毛一叢儼然成守約兩字乃贖取以歸

朱真人

成都民李氏居郡城北嘗有丐者至容體垢汙  
可憎與之錢不肯去叱逐之入于門側遂隱不  
見李氏雖怪吒然不測爲何人後三日別一道  
士至顧其家人言曰汝家光采頓異殆有神仙

丙志二

九

過此者曰無之道士指左扉拱手曰此靈泉朱  
真人象也始諦視之面目冠裳歷歷可辨道士  
曰真人來而君不識豈非命乎吾能以繪事加  
其上當爲君出力使郡人瞻仰卽探囊中取丹  
粉之屬隨手點綴俄頃間而成美髯長眉容采  
光潤宛然神仙中人李氏驚喜呼妻子稽首百  
拜道士曰猶有一處未了吾只在對街天慶觀  
今姑歸晚當復來不揖而出過期杳不至就問  
之蓋未嘗有此人李氏愈恨其不遇揭扉施

觀中張忠定參政熹爲府帥爲建小殿以奉焉

官獄人聶從志

儀州華亭人聶從志良醫也邑丞妻李氏病垂死治之得生李氏美而淫慕聶之貌他日丞往傍郡李僞稱有疾使邀之伺其至語之曰我幾入鬼錄賴君復生願世間物無足以報德願以此身供枕席之奉聶驚懼但巽詞謝李垂涕固請辭情愈哀聶不敢答趨而出徑還家再招不復往迨夜李盛飾冶容扣門就之持其手曰君

丙志二

十

必從我聶絕袖脫去乃止亦未嘗與人言後歲餘儀州推官黃靖國病陰吏逮入冥證事且還一吏揖使少畱將有所覩又行至河邊見獄吏捽一婦人持刀剖其腹擢其腸而滌之傍有僧語曰此乃子同官某之妻也欲與醫者聶生通聶不許見好色而不動心可謂善士其人壽止六十以此陰德遂延一紀仍世世賜子孫一人官婦人減算如聶所增之數所以蕩滌腸胃者除其淫也靖國素與聶善旣甦密往詢之聶驚

日方私語時無一人聞者而奔來之夕吾獨處  
室中此唯婦人與吾知爾君安所得聞靖國具  
以告由是播於眾口時熙甯初也王敏仲勸善  
錄書其事他曲折甚詳然頗有小異又無聶君  
名及李氏姓聶死後一子登科其孫曰圖南紹  
興中爲漢州雜縣丞屬仙井喻迪孺汝礪作隱  
德詩數百言以發潛德其詞曰太虛入境初無  
二中有道人常洞視借問道人何等公從志其  
名聶其氏華亭春酣戰桃李香氣入簾人破睡

丙志二

十一

凌波微步度勞塵  
梔子同心傳密意  
道人不動如澄水  
看破新裝小  
年紀回身向郎郎  
忍弃愁  
眺月華空掩涕  
含羞轉態春百媚  
而我定心初不起  
世人悠悠初未知  
故有冥籍還見記  
儀州判官臨頴生良原  
田夜黃衣吏手提淡墨  
但倉黃門列陰兵更奇  
俛昧爽堂皇勢呀豁  
玉帶神君氣高厲  
靖國再拜呼使前  
案頭吏抱百葉紙  
數行具書一善事  
聶君夜卻淫奔李由來  
胸中無濁見前塵  
百暗心常止一室超然方隱几  
入

眼狂花亂飄墜定情豈復顧條脫合歡未許同  
陽燧坐令密行動幽祇棘使華年增一紀出門  
仍問紫衣翁陰誅與世無差異百葉部中分次  
第忠孝弃捐神所劓殺生之報定何如朝生暮  
死蜉蝣爾踏翠裁紅可憐妓濯足瓊漿被鞭箠  
房公湖邊秋色裏阿孫圖南前拜跪扣頭授我  
如上事願謁英篇書所以我聞南曹北曹尺有  
咫天知地知元密邇豈惟妙藥徹五藏况復寶  
鑑懸千里幽中諒有鬼能言密處須防牆有耳

諸生舉止雖細微動念觀心實幽邃端知天上  
戊申錄記盡人間不平地東鄰西舍摠不知卻  
有鬼神知子細障礙爲壁通爲空只有此心難  
掩蔽云何是有明暗至行通神裁一理道人  
兩眼無赤眚指定人間幾眞僞趙驊已矣馬元  
死郡有隱德如君子嗟我諸生苦流轉奔色奔  
聲復奔味其間貪慙尤陰詭收索携提入饒味  
都兒阿對共揶揄笑殺官人常夢穢雖云幽暗  
巧規避僮僕羞之那不愧哀哉詭譎王冀公未

省胡顏向祁眷我愛昔人尤簡貴寡欲清真有  
高氣曠然澹處但真獨胸中豈復畱塵累生死  
幽明了不期是心默與神明契王忱繡被下庭  
堂李約寶珠存含穉九原可作吾與歸歛膝容  
之想幽致喻公詩頗奇澀或不可曉云

此卷皆黃仲秉云

夷堅丙志卷第二

丙志一

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夷堅丙志卷第三十一事

行款悉依宋本

黃花偃鬼

成都人楊起字成翁政和中興鄉人任皋同入京赴省試出散關下行黃花右界中此地素多寇不敢緩轡馬瘡僕痛正暑倦困入道旁僧舍少憩長廊闐寂不逢一僧兩客卽堂上假寐楊睡未熟一青衣童長二尺面色蒼黑自外來持白紙一幅直至于傍欲以覆其面相去尺許若人掣其肘不能前童卻立咨嗟久之掩泣而去

丙志三

楊以爲不祥洒淚自悼亦不敢語人是夕泊村店中方就枕童亦至徑造皋側以所携紙蒙之退而舞躍爲得志洋洋之態皋不覺也明日行三十里間逢清溪流水平二人往濯足畢事楊先登皋方以滌蕩爲愜未忍去忽大聲疾呼楊回首視之已爲虎銜去矣始知所見蓋偃鬼云楊是年登科

諾距那尊者

眉州青神縣中巖山諾距那尊者道場也山下

三石筍峭拔鼎立游人齋戒往宿多獲見華幢  
豪光之瑞臨邛宋似孫過其地逢一僧在前酣  
醉跌宕挂新筍三枝於杖頭時方午暑殊可憎  
然未嘗語也僧回首咄曰我不飲酒君何得以  
犯戒謗我宋怒不對猶以其醉強忍不與校僧  
又曰知君是依政宋官人薄有淨緣故得至此  
宋忽悟其人負三筍豈非尊者示現乎下車欲  
致敬無所覩矣

李弼違

丙志三

二

李弼違者東州人建炎間入蜀後爲蜀州江原  
宰與邑人胡生游胡生妾四川都轉運使之女  
女嘗陷虜後乃嫁胡弼違每戲侮之至作小詩  
以資嘲誚胡積不能堪采摭其公過肆溢惡之  
言售于都漕所善張君適爲幹官證以爲然下  
其事於眉州州令錄事參軍閻恣典治逮捕邑  
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已賊弼違當官清  
白無過可指但得嘗買鐵湯餅爲價錢七百五  
十指爲虧直恣以爲非辜難卽追攝郡守畏使



者不從恣言立遣吏逮之弼違不勝忿自刎死  
死財一月眉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都漕與胡  
生亦卒恣官罷赴調成都過雙流縣就郭外民  
家宿夜且半聞扣寢門者問爲誰曰弼違也又  
問之答曰弼違姓李君豈不憶乎君雖不開關  
吾自能穿隙以過語畢已在牀前立恣甚懼回  
面向壁臥弼違曰君不欲見我當以項下不絮  
之故吾今自掩之卽解腰間帛匝其頸恣不獲  
已起坐弼違曰吾前寃已白無所憾然連坐者

眾非君來證之不可君固知我者今祿命垂盡  
故敢奉煩一行尙有未到人甚多天符在是可  
一閱也取手中文書示恣如黃紙微淺碧其上  
皆人姓名而墨色濃淡不齊弼違指曰此卷中  
皆將死墨極濃者期甚近最淡者亦不出十年  
所以泄天機者欲君傳于人間知幽有鬼神可  
信不疑如此揖別而去恣略能記所書宓曰其  
人病豫告其家此必不起已而果然蓋以所見

驗之也恣少時亦卒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舍于燕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銜山主家婦媯然倚戶顧客微笑發勞苦之語中夜獨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爲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貧無以歸不能忍獨宿冒耻就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

迎汝汝勿怨婦人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是以來翁躡履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卽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

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爲巴東守

楊希仲字季達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爲成都某氏館客主人小婦少而蕩詣學舍調客欲與綢繆希仲正色拒之遂去其妻在鄉里是夕夢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舉知之當令魁多士以爲報妻覺不知何事也歲暮夫歸始言其故明年全蜀類試希仲爲第

一人

張四郎

丙志三

五

邛州南十里白鶴山張四郎祠蓋神仙者流山下碑甚古字畫不可識郡人云四郎所立以禦魘魅救疾疫後人能辨其字者可學仙青城唐耜爲邛守好游其地冀有所遇每立碑下摩挲讀之忽能認一字曰豈非某字乎傍有人應曰然耜惡其僂言叱使去旣而悔之不見其人矣又嘗出游逢道人立路左作戲呼曰使君奉贈一土鏡命從吏取之乃頑塊也怒以爲侮已將執以歸細視其塊果耿耿有光采始疑爲異

人俄亦不知所在唐氏至今寶此土耜字益大  
仕至祕閣修撰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  
故得此名楊氏媼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  
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  
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爲汝懺悔楊家甚喜設  
坐延入僧顧其僕去街東弟幾家買花雌雞一  
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子泣請曰尊

丙志三

六

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正啟醮筵舉家內外  
久絕葷饌乞以付鄰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  
熟就廳踞坐析肉滿椀分寘上眞九位乃食其  
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媼  
至謝曰坐生時罪業見責爲雞賴常羅漢悔謝  
之賜今解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  
以爲冥塗得助紹興末卒今肉身猶存

道人畱笠

永康青城山每歲二月十五日爲道會四遠畢

至巨室張氏唐氏輪主之會者既集則閉觀門須齋罷乃啟一日方齋有道人扣門欲入闈者止之呼罵不已闈往告張氏子張慮其撓眾堅不許其人不樂乃往山下賣茶家少駐索筆題壁間脫所頂笠挂其上祝主人曰爲我視此徐當復來去未久笠如轉輪旋繞於壁上見者驚異走報觀中人共揭笠觀之得詩一首其語曰偶乘青帝出蓬萊劒戟崢嶸遍九垓綠履黃冠俱不識爲畱一笠不沉埋眾但相視悔恨然無及矣

丙志三

七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原人自爲兒童所見已異嘗從同學生借錢預言其笥中所携數啟之而信既長遂以術聞蜀人目爲楊抽馬

謂與人抽檢祿

馬

容狀醜怪雙目如鬼所言事絕奇其居舍南

大木蔽芾數丈忽書榻於門曰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過則遇奇禍縣人皆相戒勿敢往如期木自拔仆地盈塞街中而兩旁屋瓦略不

損然所爲初乃類妖誕每持縑帛賣于肆若三丈若四丈主人審度之償錢使去旣而驗之財三四尺爾或跨騾訪人而託故暫出繫騾其庭行久不反騾亦無聲視之翦紙所爲也或詣郡告其妖云每祠祀時設爲位六虛其東偏二位而楊夫婦與相對又一僧一道士坐其下左道惑眾在法當死坐是執送獄獄吏素畏信之不敢加械杻又慮逸去楊知其意謂曰無懼我我當再被刑責數已定吾含笑受之吾前日爲某

事某事法所不捨蓋魔業使然度此兩厄則成道矣司理楊忱夜定獄楊言曰賢叔某有信來乎殊可惜忱不答暨出戶而成都人來正報叔訃他日又謂忱曰明年君家有喜名連望字者四人及第忱一女年十六七歲暴得疾更數醫不効則又告之曰公女久病醫陳生用某藥李生用某藥皆非是此獨後庭朴樹內蛇祟爾急屏去藥須我受杖了爲以符治之女當平安勿憂也忱歸語其妻且疑且信蓋常見小蛇延緣

樹間而所說易醫用藥皆不妄後楊受杖歸書符遺忱使挂于樹女卽洒然明年忱羣從兄弟類試果四人中選曰從望民望松望泰望先是楊取倡女爲妻一日招兩杖直至其居與錢三萬令用官大杖撻已及妻各二十下兩人驚問故曰吾夫婦當罹此禍今先禳之皆不敢從而去及獄成與妻皆得杖如所欲禳之數而持杖者正其所招兩人晚來成都其門如市士人問命應時卽答或作賦一首詩數十韻長歌序引

信筆輒成每類試必先爲一詩示人語祕不可曉迨揭榜則魁者姓名必委曲見於詩或全榜百餘人豫書而緘之多空缺偏傍不成全字等級高下無有不合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前案牘不得以告楊楊曰在某室某匱弟幾杏中如言而獲眉山師琛造其家鄉人在坐新得一馬黑體而白鼻楊曰以此馬與我君將不利客恚曰先生恃有術欲奪吾馬吾用錢百千未能旬日而可脅取乎楊曰欲爲君救此厄而不吾信

命也明年五月二十日寃當督報謹志之勿視其芻秣善護左肋過此日或可再相見客愈怒固不聽亦忘其語明年是日親飼馬馬忽跑躍踈其左肋下卽死關壽卿者孫爲果州教授致書爲同僚詢休咎僕未至楊在室告其妻令以飯犒關教授僕飯已具僕方及門又迎問之曰不問已事而爲他人來何也僕驚拜殊不知所以然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暱嘗貸錢二十千富子靳不與夜處外室聞扣門聲曰我乃東

家女夫婿使酒見逐夜不可遠去幸見容富子欣然延納與共寢慮父母覺未曉呼使起香不應但聞血腥滿帳挑燈照之女身首斷爲三鮮血橫流如方被刑者駭悸幾絕自念奇禍作非楊君無以救奔詣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游久緩急當同之前日相從假貸拒不我與今急而求我何故富子哀泣引咎楊笑曰此易爾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語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但



當與我所需二萬錢遂以符歸惴惴竟夜遲明  
潛入室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有漬汗者不  
勝喜卽日携謝錢且携酒殺過楊所楊曰吾家  
冗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  
對酌視當壚婦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  
爲不類婦亦頻屬目類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  
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郎雷連竟夕暨睡醒  
體中殊不佳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  
短氣平生未嘗感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魂云

虞丞相自荆襄召還子公亮遣書扣所向楊答  
曰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簽書虞公以謂簽  
書不帶同字已久旣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召  
爲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爲簽書故加  
同字如此類甚多不勝載

王孔目

成都孔目吏王生住大安門外每五鼓趨府必  
誦大隨求呪一通將及門率值婦人行汲如是  
久之一旦有感志誦呪稍輟婦人忽至前曰我

每旦將過此吾主公必夙興如有所敬者故我汲水不敢緩今日獨否君豈有所慢乎王生竦然而去固不曉其語晚歸過江濱廟心動亟入瞻謁見壁畫一婦人手持汲器蓋平生所見者

林杏突自唐八郎

唐八郎者本青城趙氏子父曰趙老居山下喜接道流唐年十許歲似有所遇家人失之踰兩月得於山後磐石上取以歸自是率意狂言嘗升木杪大呼曰青城市中水且至明日縣乃大

丙志三

十一

火又嘗摩拊一巨木咨嗟其傍或問之曰是將爲吾父柩居亡何趙老果死久之告人曰張天師在仙井我將從之游弃家而行至仙井每夜臥室中白氣被其體如月外間皆見邑人員彥材老矣自謂行運與何文縝丞相同必繼魁多士紹興庚午赴廷試既行唐訪其家悉取器皿之屬倒置于地曰秀才出去狀元歸可賀也一家皆喜彥材既入試誤有所識於白欄上爲內侍所發當罷歸以有升甲恩特旨列於五甲末

乃悟倒置之意士子十數輩將應舉來謁唐唐云君輩皆非虞任之比任之者虞育也是年育免舉眾士俱不利員顯道

興宗

家以肉菹作餅

食而餘其四其日晚唐至索食顯道曰適無一物可以爲先生供唐笑曰肉餅尙有四枚何靳也凡所見皆類此隆興初成都村民挽車入市逢道人遺交子二千授以書曰倩汝送與仙井唐入郎民接書卽行同輩稍黠者咤曰吾聞八郎異人也書中得非有奇藥方書乎發視之白

丙志三

十三

紙也急復緘封之纔至仙井唐迎罵曰何不還吾書民再拜謝罪唐執書再三讀歎曰又遲了我二十四年不樂而去至今猶存

此卷皆員興宗顯道說

夷堅丙志卷第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丙志卷第四 十四事

行款悉依宋本

餅店道人

青城道會時會者萬計縣民往往旋結屋山下以鬻茶果有賣餅家得一店初啟肆之日一客被酒造其居醉語無度袒卧門左餅師殊苦之與之錢不受飼以餅不納先是有風折大木居民折爲二橙正臨門側以待過者店去江頗遠方汲水二器未及用客忽起縛茆帚蘸水洗木搨搨踰兩時又卧其上往來望見者皆惡之及

丙志四

門卽返餅終日不得泄客亦捨去謝主人曰毋怒我我明日攜錢償汝直當倍售矣遂行或詣橙旁欲坐見光采爛然乃濃墨大書呂先生來四字取刀削之愈削愈明深透木底上下若一觀者如堵自此餅果大售時紹興三十二年二月關壽卿親見其洗木時云一清瘦道人也

麻姑洞婦人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有麻姑洞相傳云亦姑修真處也丈人觀道士寇子隆獨往瞻謁至中塗

遇村婦數輩自山中擔蘿蔔而出弛擔率裳就道上清泉跣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何往日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山無用去取蘿蔔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麻姑爲何人得非戲我歟忽焉如悟回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爲人章醮自稱火部尙書壽過百歲隆輿中乃卒

青城老澤

丙志四

二

青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土人謂之老澤東坡集中所載不食鹽酪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以春暮作意往游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晚鳥鳴猿悲境界淒厲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掃策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葦席而坐諸客謝曰中夜爲不速之客庖僕尙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滄明當償直矣

翁曰幸不以糲食見鄙敢論直乎少頃設麥飯  
一鉢茶羹一盆當席間環以椀揖客共食翁獨  
據榻正中坐俄烝一物如小兒狀寘于前眾莫  
敢下箸獨壽卿孳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  
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  
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導往傍  
舍亦皆喜爭相延飲饌曰茲地無稅租吾廩山  
爲隴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  
無人跡諸賢何爲肯臨之留三日始送出山凡

丙志四

三

在彼所見數百人其少者亦龙眉白髮略無小  
兒女曹後不暇再往

右三事皆  
關壽卿說

### 孫鬼腦

眉山人孫斯文文懿公并曾孫也生而美風姿  
嘗謁成都靈顯王廟視夫人塑象端麗心慕之  
私自言曰得妻如是樂哉是夕還舍夢人持鋸  
截其頭別以一頭綴項上覺而摸索其貌大駭  
取燭自照呼妻視之妻驚怖卽死紹興二十八  
年斯文至臨安子屢見之於景靈行香處醜狀

駭人面絕大深目倨鼻厚唇廣舌鬢髮鬚髻如  
蠶每啖物時伸舌捲取咀嚼如風雨聲赫然一  
士偶判官也畫工圖其形鬻於市屢以爲笑斯  
文深諱前事人問者輒曰道與之貌也楊公全  
識其未換首時曰與今不類蜀人目之爲孫鬼  
腦云

閩州通判子

閩州通判之子數遣小兵貨物於市嘗持象笏  
至富民家民詰之曰此吾家物汝從何得之兵

丙志四

四

以實告民入索篋中果不見證其爲盜執而訟  
于官時同郡數家被盜所失財物甚眾立賞迹  
捕莫能得及聞是事皆詣府投牒吏就鞫問其  
對如初郡守韓君以語倅倅心疑其子潛入書  
室見所陳衣服器皿玩好皆非已所有大駭呼  
問之以竊對父震怒曰吾不幸生子而以穿窬  
爲罪世間之辱何以過此命擒縛送府子殊無  
懼色守以美言誘之曰吾與汝父同寮當爲汝  
地但還諸人元失物必不窮竟也遣兵官監詣

其室盡取所藏子具言某物某家者某物某家者乃各以付失主但餘皮鞮一雙無主名子再拜懇請曰願以見賜守問何所用對曰頃登子城見此物在城下試取著之便履空如平地自是入人家白晝亦不能覺守益不信還其鞮且驗焉子欣然才著畢騰升屋端了無滯礙其去如飛竟失所往子婦姪張寅爲臨桂丞聞之於靈川尉王琨琨云此近年事不欲顯其姓名特未審也

丙志四

五

廬州詩

廬州自酈瓊之難死者或出爲厲帥守相繼病死歷陽張晉彥祁作詩千言諷邦人立廟祀之

廬人如其戒郡治始甯其詩曰平湖阻城南長淮帶城西壯哉金斗勢吳人築合肥曹瞞狼顧地符秦又顛濟六飛駐吳會重兵鎮邊陲紹興丁巳歲書生縮戎機酈瓊劫眾叛度河從僞齊蒼黃驅迫際白刃加扶持在職諸君子臨難節不虧尚書徇國事旣以身死之罵賊語悲壯搃



喉聲喔咿嗚呼趙使君忠血濺路歧趙康州喬

張實大將橫戶枕階基至今遺部曲言之皆涕

洩統制官喬仲福張璟以不從亂被害於州治法當為請諡史策垂

清規法當為立廟血食安淮圻柰何後之人邈

然弗吾思官居潭潭府神不芘茅茨冤氣與精

魄皇皇何所依所以州宅內鬼物多怪奇月明

庭廡下髣髴若有窺警欬聞動息衣冠儼容儀

士民日凋瘵岳牧嬰禍罹一紀八除帥五喪三

哭妻張節度宗顏夫婦俱喪陳閣學規李舍人誼韓大夫沃鮑左司琚皆死杜觀察琳吳

丙志四

六

微猷張侯及內子遍體生瘡痍爬搔疼徹骨

脫衣痛粘皮狂氓據聽事夫人憑指揮玉勒要

烏馬雲鬢追小姬同殂頃刻許異事今古稀張宗

顏妻既死一日有村民狂走登聽事據坐作妻附語怨詈家事又言欲取烏馬與小婢俄皆死

磊落陳閣學文章李紫微築城志不遂起廢止

於斯杜侯在官日夜寢鬼來笞拔劍起驅逐反

顧出戶幃曰杜二汝福卽有鼓盆悲杜琳夜為喬張笞擊

拔劍擊之乃顧杜二汝有福德章罷郡去厭厭若行尸還家

席未煖凶問忽四馳鮑字德章安道移嘉禾病骨何

庭羸于時秋暑熾絮帽裹頤餘齡亦何有幹

在神已睽

王安道帥廬病亟請於朝移嘉禾死

師說達吏治通材

長拊綏東來期月政簡靜民甚宜傳聞蓋棺日

邑里皆號啼

韓沃字師說

近者吳徽閣魚軒發靈輻

營卒仆公宇廢駟裹做帷行路聞若駭舉家驚

欲癡

吳荆之妻喪車臨啟有茶酒卒與一馬同斃

昔有鄴中守迴諱

姓尉遲後周死國難英忠未立祠及唐開元日

刺史多艱危居官屢謫死未至先獻欵仁矣張

嘉祐下車知端倪廟貌嚴祀典滿考遷京畿兄

丙志四

七

弟列三戟金吾有光輝吳競繼為政神則加冕

衣自此守無患史書信可推伯有執鄭政汰侈

荒于嬉出奔復為亂羊肆死猖披強魂作淫厲

殺人如取攜其後立良止祭祀在宗枝罪戮彼

自取禍福尙能移族大所馮厚子產豈吾欺寒

溫五種瘡蹠蹕一足夔或能為病崇祈禱烹伏

雌況我義烈士品秩非賤卑凜凜有生氣為神

復何疑勺水不酌地敢望壺與蹄片瓦不覆頂

敢望題與懷邦君寄民社此責將任誰既往不

足咎來者猶可追儻依包孝肅或依皇地祇經

營數楹屋豐儉隨公私

城中有后土廢祠孝肅公故第皆爽塏可附爲

宇丹青羅像設香火奉歲時尚書名位重正寢

或可施呂姬徇夫葬義婦嚴中閨

有得呂尚書括髮之帛歸

吳中者夫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

清賢列兩廡後先分等衰當

時同難士物色不可遺張陳李鮑韓勢必相追

隨德章病而去去取更臨時尊罍陳儼雅劍佩

光陸離匠事落成日醮祭蠲州治青詞奏上帝

冊祝告神知若曰物異趣人鬼安同栖茲焉卜

丙志四

八

新宅再拜迎將歸悲笳響蕭瑟風馭行差池穹

昊亦異色道路皆慘悽巍峩文武廟千載無傾

欽使君享安穩高堂樂融怡豈弟布惠政吉祥

介繁禧遂紆紫泥詔入侍白玉墀斯民獲後福

年穀得禳祈坎坎夜伐鼓欣欣朝薦犧人神所

依賴時平物不疵中興天子聖羣公方倚毗明

德格幽顯和風被華夷典章粲文治昭然日星

垂臣工靡不報秩祀當緝熙四聰無壅塞百揆

欽疇咨咨爾淮西吏不請奚俟爲露章畫中旨

施行敢稽遲太常定廟額金榜華標題特書旌  
死節大字刻豐碑碑陰有堅石鐫我廬州詩

蓋曰天趙和尚

僧宗印本陝西土人姓趙氏弃俗爲僧靖康時  
在長安住大刹好談世間事詞鋒如雲方金寇

犯闕范謙叔

致虛

左丞帥京兆節制五路軍一

見大喜邀使反儒服卽往謁華山廟自言以身  
濟世之意遂從范公范以便宜命之官艱難中  
頗有功積遷至直龍圖閣已而隸川陝宣撫司

丙志四

九

亦領兵數千人對客輒大言常云吾留意釋氏  
得大辨才在古佛中當與淨明維摩等至於貫  
穿今古精練吏事於天下文官實爲第一料敵  
應變決機兩陳之間於天下武官亦爲第一若  
四方多壘煙塵未清則爲盜賊第一人不敢多  
遜坐客畏其言無敢答者其評議人物凶險好  
罵蓋出天資旣得志前後度僧五百皆名曰宗  
印使之代已時已年六十餘矣不復娶唯買妾

二十人後解兵閑居數歲而得疾藏府洞泄無

時羣妾奔去不視趙自取其糞食之有見而怪之者荅曰汝安得知此味經旬乃死識者以爲口業之報席大光守河中日嘗蒙其力適帥湖南爲飯千僧以資福趙雖通顯人猶呼爲趙和尚云

### 景家宅

達州江外民景氏宅甚大其側古冢屹然時時鬼物出見處者不甯徙入城避之子婦家入蜀儼以居外舅之弟宗正夏夜露宿過三更見大毛物睢盱而前引手拍其項宗正矍起厲聲叱之曰汝豈不見北斗在上乎乃敢爾其物應聲退安寢至明

丙志四

十

### 蜀州紫氣

崇甯三年成都人凌戡詣闕告言蜀州新津縣瑞應鄉民程遇

木名犯光堯嫌名

家葬父母其墳山上

常有火光紫氣詔下本郡令速徙它處仍命掘其穴成池環山三里內自今不許爲墓域郡每以季月差邑官檢視明年詔以其地屢有光景

動人宜爲奉眞植福之所乃建道觀名曰寅威  
賜田十頃歲度童行二人後二年

光堯太上皇帝誕降實始封蜀國公竟以潛藩  
升爲崇慶軍節度遂應火光紫氣之祥而程氏  
子名適與帝嫌名同天命昭灼如此

查氏餅異

荆南查氏世居沙頭有女自幼好食餅每食時  
但取其中有糖及麻者咀之而棄其圈亦小兒  
常態也乾道二年女十四歲矣因步中庭雨忽

丙志四

七

作有物挾以騰空震雷擊之墮地死天雨餅捲  
者移時乃止羣犬攫食與眞者不異

朱子淵說

小溪縣令妾

蜀士某部綱東下出成都泊舟江瀆廟天未明  
入祠拜謁望正殿內一婦人已先在疑其鬼也  
甚懼稍定倚戶窺之婦人焚香亟拜泣而禱曰  
妾本京師人早失父隨母西入川嫁成都人某  
氏今七年生男女二人良人去年赴敘州小溪  
令不挈家行亦無書信來近聞負約別娶矣妾

窮獨難久處四顧子子更無親戚可依曉夕思之惟有一死願大王監此心卽以剃刀自刎登時什地士人驚恠且恐暗昧累已亟登舟解維過小溪所謂縣令者乃鄉人也出迎於江亭從容及其家事令曰向買一妾留家間久未暇取士人略道其形容蹤跡令驚曰皆是也君何由知之乃語所見令瞿然俛首不語俄告去喚湯至已不能執杯曰君所言才畢此人卽在傍吾不免矣遂升車回及縣治而死此乾道元年事

丙志四

七

也亦黃仲秉說云某部綱者欲再訪其詳未得也

郢人捕鼃

郢州江中積苦老鼃出沒爲隄岸及舟船之害郡設百千賞募人殺之有漁者出應募問所須但求一渡船兩人操楫大甕一枚猪肝一具及鐵鈎環索之屬至日登舟穴甕底以鈎絀肝寘其內順流以行移時鼃出食肝併吞鈎首不能縮怒甚引頸出於甕欲犯船而身礙甕間進退不可漁者以筮擊其首統然而沒則放棄隨之

任其所往度已困復舉索引鉤又擊之至于三四鼃死始棹舟檣岸邦人觀者如堵喜其去害爭出錢與之蓋鼃性嗜猪肝漁者知之又得操縱之術故爲力甚易

仲乘說

### 桃源石文

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石間有文似天書而字畫皎然可識凡三十二字云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覓其言雖簡而有警於人世

丙志四

十一

### 韭黃雞子

張魏公居京師赴客飯以韭黃雞子爲饌公不欲食主人強之不得已爲食三顆而意亦作惡不終席而歸夜中忽足痛不可忍秉燭照之乃三雞啄其足一牡二牝金甲大神立於旁邦公曰發願否公曰願盡此生不食雞子神曰願輕公又曰某此生不犯戒則母氏延無量之壽犯此者爲不孝神人領之倏忽間與雞皆不見迨



曉視塚處赤腫猶寸餘自是不復食雞卵

夷堅丙志卷第四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丙志四

十四

湖心源校

水滸王平此書與陸氏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丙志卷第五十三事

行款悉依宋本

李明微

李明微法師福州人道戒孤高爲人拜章伏詞報應甚著紹興五年建州通判袁復一使與天慶觀葉道士同拜醮旣罷謂葉曰適拜章時到三天門下見此郡張道士亦爲人奏青詞函封極草率又已破碎天師云此不可進御擲去之矣葉曰張乃觀中道侶也但不知今夕在誰人家明日張自外歸葉扣其所往曰昨在二十里外葉家作醮村民家生疎青詞紙絕不佳及焚奏之際架復傾側詞墜于地吾急施手板承之賴以不甚損然鶴氅遂遭蕪葉爲話明微所見張甚懼卽日自具一醮謝罪云

丙志五

虢州驛舍

宣和中虢州路分都監新到官以代者未去寓家于驛日未晡會食堂上白氣從廷下井中出勃勃如霧須臾青衣女子出於井歷階而上遍視坐人了髻森如目光可鑒已而入西邊小室

公壁而升遂失所在舉室皆悚至夕不敢寐二  
鼓後門窗無故自闢由外入者紛紛亦未疑爲  
怪就視之面目衣冠盡與一家人不異而家人  
所見又皆類都監憧憧往來莫知孰爲人孰爲  
鬼雖有刀劒懼悞傷人不敢擊達旦方止老幼  
驚怖如癡卽日徙出後月餘縉雲人陳汝錫來  
通判州事方葺官舍亦暫泊驛中都監者具以  
前事告陳不謂然過三日羣婢悉夢魘有見人  
物極大而無言者有遭鬼物自牀昇至地者亦  
至曉乃止然別無它

丙志五

二

葉議秀才

紹興二年處州青田人潘紱閩丘觀俱爲蕭山  
尉同處一寺鄉人葉議秀才以家貧母老來相  
依日飯尉家夜則寢僧舍時三衢柴生能相手  
紋談禍福視葉手驚曰君色殊不佳法當殺人  
否則爲人所殺近三日事爾切勿妄出正恐不  
得免焉葉素怯懦且方僑寄爲客與人未款曲  
度必無如是事姑應曰諾越三日薄暮二尉留

與飲中夕醉歸同室僧已寢一盜在外尾其後以入發篋有聲僧覺之潛起將取杖擊盜正與盜遇盜以刃傷僧僧絕叫而走葉熟睡聞呼聲蹶然起盜適當前葉急持其袂盜慮不得脫掣其肘曰放我不然將殺汝葉醉甚持之愈急盜恐眾至乃剗刃而去葉卽死二尉聞之懼以是坐罪迹捕未獲見葉從廡下掩腹入僧房左右無一覩者邑有女巫能通鬼神事遣詢之方及門巫舉止言語如葉平生大慟曰爲我謝二尉我以宿業不幸死今已得凶人更數日就擒無所憾獨念母老且貧吾囊中所貯可及百千望爲火吾骸收遺骨及餘貲與母則存沒受賜矣尉悉如所戒後五日果得盜盜言殺業之次日卽見諸百步外已而漸近昨乃與同臥起自知必敗云

小令村民

青田小令村民家婦年二十餘愚而醜爲祟所憑能與人言唯婦見其形用大紙滿書其上不

能成字貼婦房內壁仍設一卓置香爐如人家  
供神佛者每日焚香十餘度或沉或檀或柏子  
和香之屬莫知所從來富人徐勉素木強聞其  
事特往驗之方及門空中語曰好客且來可設  
茶勉已愕然既坐問民曰聞汝家有鬼胡不令  
出見我語未竟一物墜背閒甚重遂墮地視之  
則茶磨上扇也背亦不覺痛勉怖而出祟以糞  
逐而洒之有行者善誦穢跡呪能祛斥鬼物勉  
邀至民家未及施術一刈草大鎌刀從空飛舞  
而下揮霍眩轉如人執持刃垂及衣裾急竄去  
僅免後頗盜微物以益其家山間牧童嘗窺見  
之似十二三歲兒遍體皆黃毛疑爲猴獮之屬  
至今尙存

青田小胥

建炎中青田小胥陳某者嘗上直同輩三人皆  
竊出陳素謹畏獨卧吏舍明日門不啟主吏扣  
戶連呼之不應以告縣令陳彥才破壁以入衣  
衾中屨皆在獨不見人而窗壁整密如常時莫

能測陳父日夕悲泣山椒水涯尋訪略遍適路  
時中過永嘉道出青田蔣存誠祭酒方鄉居憐  
其父老而失子爲以情禱之時中命具狀訴于  
驅邪院而判其後云當所土地里域真官仰來  
日辰時要見陳某下落如係邪祟枉害生人亦  
仰拘赴所屬根治餘依清律施行仍畫玉女子  
後令焚于城隍祠明日去縣五里曰下浦漁者  
方收網忽潭水沸騰聲如雷震急檣舟岸側以  
避俄頃一物躍出高丈餘復墜水亦平帖徐而  
觀之乃陳胥之尸時秋尙熱死已旬日而面色  
如生竟不測爲何祟其身何以能出戶也

長生牛

丙志五

五

紹興元年車駕在會稽時庶事草創有旨禁私  
屠牛甚嚴而衛卒往往犯禁有水牛頂雷刃由  
禹廟側突入城見者辟易廂卒慮其蹂躪欲闌  
執之爲所觸幾死時府治寓大善寺牛迺遷入  
三門過西廊一馬繫廊下見牛至奮蹄蹴之牛  
怒觸其腹腹裂腸挂于角怒愈甚逢人則逐徑

詣廷中郡守陳汝錫方治事牛望見乃緩行引首悲鳴遂卧階下陳令健卒爲去刃傅藥兀然不動且告以立賞捕屠者命牽付圓通寺作長生牛卽就繼而去與常牛無以異後數年方死

鼈逐人

大理司直陳棣幼嗜鼈所居青田山邑艱得之隨得則食初未嘗起念紹興壬戌歲夢適通衢見鼈二十餘出水中行甚遽且將齧已急走還及門鼈亦踵至復趨堂上相逐愈急窘甚跳登

丙志五

六

食牀鼈競緣四脚而上棣大怖謂曰我元無食汝意何爲迫我叱之而寤明旦啟門有村僕持所親劉元中書致一竹畚餉鼈二十八頭發視之絕類昨夢所覩時元中新得僕善捕鼈赤手行水際察沙石間則知鼈所隱日獲數十枚以故親黨亦蒙惠棣舉所餉放諸溪自是不復食

縉雲鱸飛

縉雲縣溪澗淺澀尋常無大魚漁者嘗獲巨鯉異而獻于縣縣令方從政倍償其直付庖人斫

鱸招邑官開宴共享酒數行絲竹在列鱸至未  
及食忽零霧晝冥雷雨驟至梓中鱸縷舞躍而  
出大風徹屋脊瓦落勢如崩盛夏淒寒坐客毛  
髮皆立火毬如五斗栲栳大飛集筵間客趨避  
書閣中火亦隨入電光中巨人逃往來踰數刻  
雨止屋內猶黑秉燭視令則與兩妓已仆地良  
久乃蘇客及從吏衣裾多焦灼川流湔湔踰旬  
始平識者以爲龍螭之類也

永嘉西洋廟

可志五

七

永嘉胡漢臣世居西洋忽爲祟所撓始則揚沙  
擊石石之所擊自門廊洞達卧內皆鏗然有聲  
而壁戶略無小損既久則空中與人語時置糞  
汙於飲食器皿中雖買熟物亦皆然其家良以  
爲苦幼女始分雙髻見白衣丈夫持剪刀來前  
呼曰小娘子與我頭上角兒女驚啼聞已失一  
髻漢臣從外至抱女膝上方泣訴又呼曰彼人  
復來剪我髻矣急護其首則又失其一命道士  
巫覡百計禳治皆不驗謀徙居避之家具什物



悉膠著于地雖至輕者亦極力不可舉弗克去如是幾年因飲親戚家大醉歸及所居巷口望見小廟疑其爲崇乘醉就鄰家假巨斧碎土偶并香案諸物鎖鑄其門自是怪不作

徐秉鈞女

永嘉徐秉鈞縣丞有女曰十七娘慧解過人將笄而死母馮氏悼念不能釋忽夢女坐庭中弄博具記其已死呼謂之曰自汝死後我無頃刻不念汝汝何得在此女曰不須見憶兒已復生

丙志五

八

爲男子矣取骰子示母曰此葉子格也

博徒以骰子兩

宋相向爲葉子

蓋是我受生處他日至黃土山前米鋪

之鄰訪我彼家亦且作官人言訖而覺以語徐所居在安溪村不知黃土山爲何地或曰乃

南郭外一虛市去城財五里卽往尋跡正得一

米肆其鄰若士人居詢之云葉子羽秀才宅驗

與夢相符投刺入謁從容及其子弟葉曰數日

前誕一男子較其日乃馮氏所夢之夜具以告

之且求見其子眉目宛與女相類顧徐有喜笑

色子羽名之儀明年果登科兒十餘歲時猶問  
至徐氏常稱馮爲安溪媽媽

江安世

江安世蘭溪人好道士說受籙於龍虎山張靜  
應天師受法於南嶽黃必美先生所居曰元潭  
村於堂側建小室爲奉事之所一日雨初霽砌  
下五色光十數道直出簷間或大如椽或小如  
竹莫知其所起疑有伏寶命僕勵之過丈餘無  
所睹復填磬之光出如故治之以法又不効黃

丙志五

九

先生至其家爲作黃籙醮埋金龍於磬下光始  
絕嘗清旦入道室焚香見一石當香案前周匝  
皆青苔石體尙濕蓋方自溪澗出者江君常時  
唯用二小童掃洒他人莫得入意童爲戲然石  
甚重非二人所能舉也不復問但令昇著門外  
塘水中明日如初又徙置三里外大潭而扁此  
室明日親啓戶石又在焉默禱于神書符其上  
投之溪流又明日乃不見江甚喜以爲蒙符力  
殃恠不敢至矣正對客飯有物擊堂屋上瓦墜

犖有聲墜于廷驗之蓋元所見石昨符尙存題其旁云此符有未是處反視其背別一符存焉與江所書小異江自度無可柰乃納諸室中久之得朱書小紙於案曰公旣無如我何盍圖我昆弟之形我當助公行法江祝曰汝爲何神昆弟有幾作何形相果能助我行法當明告我復有片紙曰我三靈官也悉以狀貌衣冠告之江不得已爲圖象置壇側其家亦時時遇之由是生計頓替二年江亡怪亦絕

蘭溪獄

蘭溪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頗知書宅之側鑿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具於岸邊樹下莫知所從來鄰不敢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丐至祝氏需索無狀祝怒驅使出語不遜祝歐之道人佯死祝蒼黃欲告官迫夜未果道人知不可欺遂謝罪去里正夙與祝氏訟田有隙遂稱祝昔嘗箠人至死今尸正在其塘內以白縣縣宰信以爲然逮

下獄凡證左胥史訟其寃者宰悉以爲受賕託  
愈加繩治笞掠無虛日祝素富室且業儒未嘗  
知官府事不勝慘毒自誣服其母慮不得免迎  
枯骨之寃歸家焚香致禱日夕號泣且揭榜立  
賞募人捕真盜縣獄具將上之郡矣前所謂行  
丐者在鄂岳間欲過湘南陟衡嶽夢人告曰子  
未可遽行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  
與一道流相遇市酒共飲問其從何來有何新  
事曰吾從婺州來到蘭溪時聞市人籍籍談祝

丙志五

十一

家寃事因具語之丐者矍然曰詐之者我也我  
坐此罪固已得譴於幽冥今彼繫囹圄死在旦  
暮我不往直之則眞緣我以死寃債何時竟乎  
乃強後來者與俱東兼程抵婺自列於縣縣宰  
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已而它邑獲盜訊鞫間自  
言本屠者嘗賒買客牛客督直甚急計未能償  
潛害客乘夜置戶祝氏塘中云祝於是始得釋

桐川酒

蘇秦富室且業

紹興二十五年沈德和介爲廣德守檄司理口

棟兼公使庫時口煮酒畢已疊成棧一日庫吏出酒走告云第二棧亡酒數百尊棟入視之信然疑小人爲欺但責其蹤跡姦盜又旬日所亡滋多上層宛然不動皆自下失去周視墻坦牕壁鎖鑰無纖介疎漏殊怪之特未遽信爲鬼物也郡兵行子城上得一壺於兩竹間驗之則桐川印記莫能究其所以然又數日與同官沈文司戶偕往觀所失蓋不可勝計沈恐地有陷處秉燭炤之地平如掌一層之下空空無餘方議

丙志五

十一

以事聞于郡吏宰相謂庫舊有神祠前官輒去之得非其爲孽乎密市牲醪羅拜禱請許以再立廟明日衆至則亡酒皆如故其後給散校元數唯欠一尊蓋竹間者也乃爲立祠

此卷皆縉雲陳棟說

夷堅丙志卷第五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夷堅丙志卷第六

十四事

行款悉依宋本

范子珉

處州道士范子珉嗜酒落魄初自鴈蕩游天台至會稽中道得異石寶之賞玩不去手後爲同行道士竊去遂若有所失語多不倫談人意外事時時奇中獨善畫爲人作煙江寒林深入妙品而牛最工浙東人以故呼爲范牛但好弄溷穢或矧於手或濡以衣或置冠髻間或以汚神祠道佛象或染指作字書人家牕壁然不覺有

丙志六

一

穢氣從人乞錢米先以若干語之如數卽受或多或少皆弃去不取其所得亦多投廁中青田縣吏留光死家貧未能葬槩殯於城隍祠前次年冢爲雨所壞露棺一角范過其旁取瓦礫敲之曰勿悲惱更三日有親人伴汝矣時光弟矩亦爲吏果以後三日暴死諸子幼羣胥爲葬於光冢之側云遂昌葉道士結菴山間范謁之中塗失路遇葉之僕問津焉僕畏其擾也給曰左左乃山窮絕處非人所行范知之舉手指僕曰

汝卻從此去乃由他路詣菴中葉欲具食而俟僕不至范告之故葉自往尋僕正危坐大石上神氣如癡呼問之始醒言曰適不合欺范先生先生指令從此去卽覺有物牽引以行茫如醉夢非尊師見呼不可還矣葉亦懼令僕謝罪焉後至婺州赤松觀見觀中人無所不狎侮每飲必斗餘買牛肉就道室煮食醉飽卽卧已則遺糞滿地徐徐起引手矧弄以十指印壁上一室皆滿房內人悉捨去無敢與校但伺其出汲水

丙志六

淨滌之而已唯陳樂天惡之時對眾咄罵范笑且怒曰汝乃敢毀我趨詣三清殿下再拜帖囑有禱拂衣出過兩日樂天無疾死以是黃冠益謹事之觀前橫小溪往來病涉道士姓施者與弟子一人捐橐中錢爲石橋工役已具范曰勿爲此橋君將不利施君曰吾以私錢爲濟眾事何不可之有卒爲之范亦不强止笑謂之曰如此亦大好我恰有紅合子兩箇將持贈君以助費施敬謝曰諾不知何物也他日復至無所携

施以爲請曰吾旣許子矣必不妄言後三月橋成二道士繼死匠師輿兩紅棺以斂云太尉成閔責居嫠范嘗往謁外報潘承宣來閔將出迎范曰勿見此人恐公家不免閔有子娶秦國大長公主女潘之妹也以昏姻之故竟延入坐范曰禍作矣禍作矣急買紙錢取公夫婦衣來我爲爾解祟旣具范焚香誦呪并衣與紙同焚之居亡何秦國薨閔與夫人往弔俱得疾夫人在素幃裏風涎暴作冥不知人閔泄利交下殊困

丙志六

三

愈強昇以歸未幾平安而夫人經年僅小愈乃知元索衣時侍婢但以閔兩袴往非夫人者也乾道二年錢筭爲縉雲守范自衢往訪之曰負公畫四軸故來相償畢則行矣畫成儼然就逝將斂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地詔范子珉蓋其亡日也

陳天與說

紅奴兒

池州青陽主簿斛世將官滿還臨安縣人劉錄事者亦赴調寓於宅館斛過之其飯飯才罷又



欲同詣肆啜湯餅劉曰食方下咽勢不能卽飲  
君盍還邸小憩吾徐往相就矣斛去移時劉往  
訪之已病卧牀上望見劉悲淚如雨良久言曰  
吾死期至矣適從君所歸穿抱劒營街未畢逢  
一婦人呼語曰君向與我約如何始以不娶欺  
我旣而背之我病君略不相視天地間豈有忍  
人如君比者今事已爾我亦不復云但君亦且  
得病病狀殊類我我雖在此必不往視君君勉  
之遂別去吾行數步思之蓋昔時所與游倡女

紅奴兒者其死三年矣吾心惘然迨反舍意緒  
良不佳疾勢已然當不能起奈何奈何劉爲作  
粥糞藥至暮乃歸邸後七日果死其黨能談其  
往事者云曲折病狀皆與鬼言合蓋索買湯餅  
之時魂已去幹矣時乾道二年

韓彥端說

孫拱家猴

秀州魏塘鎮孫拱家養一猴數年矣拱妻顧氏  
嘗晚步門外橋上呼小童牽至前猴趨挽顧衣  
爲欲淫之狀顧怒命僕痛箠之數十遂歸迨夜

聞室內牕櫺動搖有聲謂盜至起覘之忽兩毛  
手自牕執其臂驚悸大叫隨即仆絕家人聞之  
盡起張燈出視正見猴踞于外猶堅持臂不肯  
釋擊以杖乃退顧昏然不知人抉齒灌藥扶救  
竟夕乃甦方事急時不暇縛猴猴得脫走登木  
跳踉不可柰孫氏集其鄰繞村追躡射殺之凡  
三日乃定

桃源圖

縉雲人劉甫通判成都日遇異人揖於道左携

丙志六

五

一籃中貯二板堅勁如鐵言能刻桃源景物恨  
未有所屬也吾視君可受其一甫喜延入官舍  
異人求一室獨居索斗酒引滿入室須臾出板  
示甫圖已成樓閣人物細如絲髮儼然可覩女  
仙七十二各執樂具知音者案之乃霓裳法曲  
全部也其押案節奏舞蹈行綴皆中音會一漁  
翁檣舟岸傍位置規模雕刻之精雖世間工畫  
善巧者所不能到同時爲倅者亦欲得其一初  
不閉拒卽謂之所需如前刻纜半板忽碎裂遂

失其人所在時天聖中也劉氏世傳寶之建炎之亂逸於民間今爲毗陵胡氏所有郡士孫希記之云淵明所志桃源事止言桃花夾岸中無雜木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怡然自樂今是圖乃有臺殿如仙宮佛國又無桃林與記頗異疑異人所見與世所傳不同或神仙方外之事不可以常理度也予嘗見墨本悉如上說豈非仙家境界別有所謂桃源者乎

李綸居福州好與方外人處嵩山李秀才者不

丙志六

六

知從何來一見合意卽留館門下且數月其人尙氣不檢嘗歐人折齒捕錄送府綸爲言於府帥薛公弼得免他日又歐人綸責數之甚至自是不復出一日天正寒李生素不擁爐忽索火邀綸共坐謂綸曰君好尙爐鼎亦有得乎顧其僕取丞餅來餅至則細嚼吐其滓爲四以擦鐵箸投火中少焉紅焰騰上挾而擲之地箸中斷旣成白金矣綸驚愕因言頃嘗得小郝先生所

呵石烝餅生笑曰此不足爲也吾當以黃者贈君綸大喜而未敢言子誂之甫數歲家人教之拜使求戲術生脫誂之銀扼臂塗以津亦置火中及取出其一純爲黃金一變其半廷下黃菊已稿誂之折一枝請爲戲噓呵少頃亦成金花後數日綸請所謂黃餅者生曰君貪心如許何由能成道姑以紅者示君取一餅持刀中分之噓其半邊裹以紙良久出視已成丹沙墻壁稜稜光明可監又索水銀兩器飲其一竦身距躍

丙志六

七

珠星從毛竅閒踊出的爍滿地堅凝可掃復以一器漱齒隨卽吐之皆成銀如丸墨之狀綸益敬異焉會綸將調官臨安生緘水四壺授之曰以是餞行是夕反舍遂不見綸行至中途發水悉爲美醞於罍紙上大書麻姑酒三字凡所化物今皆在誂之處其銀著斷處化爲金云

范元卿說

徐侍郎

衢州人徐生爲新喻丞被憲司檄鞫獄于廬陵行未至吉水三十里植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

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禮勤甚丞意以謂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密告曰老人居此未嘗與士大夫接昨夕夢大官行李過門先牌題云徐侍郎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貴不疑願以子孫爲託丞少年登科自待良不薄聞其語欣然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抵郡踰月而訖事東歸徑謁叟叟館犒如初然禮敬頗衰矣臨別愀然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欺方寸乎疇昔之夜夢神人告我謂君受人錢五百千鞠獄故不以實官

爵當削除而年壽亦不遠君何不自重負吾所期丞驚愧不能荅既還家會薦員滿品詣臨安改秩甫受告卽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米僧也隨子之官日夜導以不義廬陵之役本富民歐殺人丞納民賂抑民僕使承僕坐死故陰譴及之旣亡而父猶在凡所獲亦隨手散去其貧如

初劉敏士

文伯說

十字經

吳人周舉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

兵所在寇盜如織舉遇星冠羽服人謂曰子明日當死於兵刃能誦十字經不唯免死亦能解寃延壽舉跪以請云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果遇盜逼逐至林間窘懼次猛憶昨語亟誦一聲猶未絕口雷聲大震羣盜驚走遂得脫

趙學老說

長人鳥

密州板橋鎮人航海往廣州遭大風霧迷不知東西任帆所向歷十許日所齎水告竭人畏渴

內志六

九

死望一鳥嶼漸近急奔赴之登其上汲泉甘甚乃悉輦餅罌之屬運水入舟彌望皆棗林朱實下垂又以竿撲取得數斛欲儲以爲糧大喜過望眷眷未忍還共入一石崑中憩息俄有巨人四輩至身皆長二丈餘被髮裸體唯以木葉蔽形見人亦驚顧相與耳語三人徑去行如奔馬崑下大石度非百人不可舉其畱者獨挈之以塞竇口亦去然兩旁小竅尙可容出入諸人相續奔入船趣解維一人來追跳入水以手捉船

船上人盡力撐篙不能去急取搭鉤鉤止之奮  
利斧斷其一臂始得脫臂長過五尺舟中人渴  
之以鹽携歸示人高思道時居板橋曾見之沈  
公雅爲予說予甲志書昌國人及島上婦人乙  
志書長人國皆此類也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  
無所不有可畏哉

温州風災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温州大風震地居  
人屋廬及松江舟楫吹蕩漂溺不勝計淨居尼

丙志六

十

寺三殿屹立其二壓焉天慶觀鐘樓亦仆唯江  
心寺在水中央山顛二塔甚高峻獨無所損先  
是兩日有巨商檣舟寺下夢神告曰後日大風  
兩爲害不細可亟以舟中之物它徙吾今夕赴  
麻行水陸會會罷卽來寺後守塔矣商人如其  
戒麻行者村中地名也繼往偵問果有設水陸  
於茲夕者初郡有婦人年可四十許無所居每  
乞食於市語言不常夜則寄宿於淨居金剛之  
下諸尼皆憐之不忍逐風作之前日指泥像語

人曰身軀空許大只恐明日倒了去弗宿已而果然  
永嘉許及之深甫之父事諸天甚著靈應盜嘗  
夜入門家未之覺許老夢寇至爲巨人持長槍  
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略無所失明旦見  
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來及入諸天室焚  
香則神手持槍失之矣始悟昨夢

福州大悲巫

丙志六

七

福州有巫能持穢跡呪行法爲人治祟蠱甚驗  
俗呼爲大悲里民家處女忽懷孕父母詰其故  
初不知所以然召巫考治之才至卽有小兒盤  
辟入門舞躍良久徑投舍前池中此兒乃比鄰  
富家子也迨暮不復出明日別一兒又如是兩  
家之父相聚詬擊巫欲執以送官巫曰少緩我  
容我盡術汝子自出矣無傷也觀者踵至四繞  
池邊以待移時聞若干萬人聲起於池眾皆辟  
易兩兒自水中出一以繩縛大鯉一從後篁之



曳登岸鯉已死兩兒揚揚如平常略無所知覺  
巫命累餅爨於女腹上舉杖悉碎之已而暴下  
孕卽失去乃驗鯉爲祟云

張八削香像

溫州市人張八居家客持檀香觀音像來貨張  
恐其作偽欲試之而遍體皆采繪不可毀乃以  
小刀刮足底香屑燕之既而左足大痛如疽毒  
攻其內者藥不能施足遂爛至今扶杖乃能行

右四事皆  
木蘊之說

丙志六

汪子毀神指

饒州雙店民汪渙世事善神龕其像於室中幼  
子五歲戲折其中指渙夢金甲神訴曰吾衛護  
翁家有年矣未嘗令翁家有小不祥事奈何容  
嬰兒毀吾指渙驚謝旦而視之信然亟命工補  
治此子卽日病中指間瘡絕痛既愈遂拳縮不  
可展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丙志卷第六 陸心源校

右侍禁姜迪蔡州新息人爲天長縣大儀鎮巡檢寨去縣六十里迪嘗趨縣回遇雨弛擔道上古驛遣從者具食迪被酒如廁見婦人高髻長裙類唐時裝束持朱柄銅戟來直前刺迪迪盡力拒之且大叫從吏繼集始捨去索室中無所見是夕不克行但徙於西序小閣而戒數卒守門迪欲寢婦人已先在曰適相戲爾何至是挽

丙志七

一

使就枕迪不得已與同衾問其姓名不荅未曉趨去及迪起行又執戟前導至寨前乃反自是每詣驛必出其寢其出也輒導至邑門外及還又送之而左右無一見者迪浸惑焉率以旬日間假職事一往來同僚稍聞其異迪亦無所隱一夕方寢又有二小手扼其喉甚急迪驚呼外人至已失矣卽撤帳明燭環以僕從少頃皆睡熟燭亦滅婦人復來曰曩亦妹子相戲爾便有小婦一人尤美色參寢榻上明日歸寨兩婦皆

戟而前如是歲餘氣力枯悴漸不能食會供奉  
官孫古者來攝天長稅官古嘗受上清籙持天  
心法甚驗迪家人邀治之設壇考召佩以靈符  
迪明日出雙戟不至行數十步始見於道旁大  
婦怒曰吾姊妹於君無負豈有心害君乃以法  
遣我耶憤邑之氣形於顏色幼者從旁解之曰  
此人無情若木石然離合皆定數何必戚戚于  
此遂瞥然而逝古戒之曰百日內勿再經是驛  
迪以疾故亦解官還鄉沉縣累月乃得脫

王翰  
之時

丙志七

二

爲天長宰日嚴  
內翰伯父也

安氏冤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爲崇所憑呼  
道士治之乃白馬大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院  
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  
崇憑附語曰前人罪不至殊死法師太不恕須  
臾考問亦廟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  
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崇乃鬼爾法師可以

誅吾爲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旣用極刑損二

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者拯之纔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所訴者隔世冤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乘吾之出與外人宣淫伺吾歸陰以計見殺冤魄棲棲行求四方二十有五年不獲近詣白馬廟始見二鬼言其詳知前妻乃在此今得命相償則可去師無見苦也道士曰汝既有冤吾不汝治但曩事歲月已久冤冤相報寧有窮期吾今令李宅作善

緣薦汝俾汝盡釋前憤以得生天如何安氏自牀趨下作蜀音聲喏爲男子拜以謝李公卽命載錢二百千送天慶觀爲設九幽醮安氏又再拜謝欬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醮前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譙責之拱而言曰諸事蒙盡力冥塗豈不知感但明日醮指當與何州何人安氏前生爲何姓前日失於稟白今如不言則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道所以然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

幾皆得往生李從其請安氏遂無恙安氏之姊  
嫁趙伯儀伯儀居湖州武康爲王盼說

揚州雷鬼

上官彥衡侍郎家居揚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  
中與兒女聚坐忽雷雨大作奇鬼從空隕于地  
長僅三尺許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間  
幘頭乃肉爲之與額相連顧見人掩面如笑旣  
而觀者漸眾笑亦不止頃之大霆激于屋表雲  
霾晦冥不辨人物倏爾乘空而去

丙志七

四

新城桐郎

練師中爲臨安新城丞丞廨有樓樓外古桐一  
株其大合抱蔽蔭甚廣師中女及笄嘗登樓外  
顧忽若與人語笑者自是日事塗澤而處樓上  
雖風雨寒暑不輟師中頗怪之呼巫訪藥治之  
不少衰家人但見其對桐笑語疑其爲崇命伐  
之女驚嗟號慟連呼桐郎數聲怪乃絕女後亦  
無恙詢其前事蓋恍然無所覺也

壽昌縣君

朝散大夫池州通判丁餼妻壽昌縣君施氏病卒於官舍越十四日子愉夢母如存且曰我將往生於淮南然猶爲女人壽復不永所以然者以宿負未償也汝與汝父言亟營勝事使我得轉爲男子愉覺以告父後數日孫百朋又夢經官府衛卒羅陳方趨而過或呼于後曰縣君在此安得不省謁遽回入府門至東廡簾下果見之言曰吾於此蕭然無親舊而旦暮有趨府之勞幸以命婦得乘車不然則徒行嬰拘繫之苦

矣語未畢簾外吏曰可疾去判司知之不可也施氏亦曰可去矣旣出門又有呼者曰判司召乃由西廡進見綠衣人据案熟視之則故潭州通判李綱承議也百朋憶其與乃祖同年進士升堂再拜曰公與祖父同年世契不薄願毋荅拜綱受之旣坐詢大夫安否甚悉少頃吏引施氏就訊百朋離席綱曰施縣君與子親歟曰新亡祖母綱曰天屬也百朋曰如聞已有往生之緣而未脫女身信否曰然昨日符已至百朋泣

曰祖父昔從公游今祖母生緣在公譬茲苟得轉爲男存沒被厚德矣綱曰柰事已定何百朋哀祈數四綱曰子少俟當試爲圖之於是綱出循廡而上迤邐升殿中若無影響須臾復下則左右翼扶步武詳緩笑曰已遂所請然須歸誦佛說月上女經及不增不減經以助度生可也百朋拜謝而退視祖母猶立階下大言曰二經多致之勿忘也遂寤盡記其說餽且驚且疑曰二經之名所未嘗聞使訪諸乾明院果得之乃

月上女以辨才聞道如來授記轉女身爲男及慧命舍利弗問佛以三界輪迴有無增減之義餽始歎異擇僧之賢及令家人女子皆齋絜持誦數至千卷設冥陽水陸齋以侑之迨百日餽夢妻來曰佛功德不可思議蒙君追薦恩今生於廬州霍家爲子矣謝訣而去

利國圩工

政和中太平州修利國圩工徒甚眾忽有鴉千數噪集于別塹之傍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

一役夫已斃而鴉銜土以覆之蔽瘞幾半又令啓土於死者胃臆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眾莫不敬歎爲徙諸高原歛而葬之舊事多有此比者

錢大夫妻

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箠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臥疾有發語於冥暗中自言爲亡妾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超生以贖妻過妾荅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丙志七

七

蔡十九郎

紹興二十一年秀州當湖人魯瓌赴省試第一場出憶賦中第七韻忘押官韻顧無術可取次日彷徨於桉間惘然如失阜衣吏問知其故言曰我能爲君盜此卷然吾家甚貧當有以報我丁寧至三四瓌許謝錢二百千乃去猶疑其不



然未幾果取至卽塗乙以付之詢其姓氏曰某  
爲蔡十九郎居於暗門裏某巷第幾家差在貢  
院未能出且以批字倩瓌達其家瓌試罷持所  
許錢及書訪其家妻見之泣曰吾夫亡於院中  
今兩舉矣尚能念家貧邪是年瓌登第復厚恤  
之仍攜其子以爲奴二十六年考試湖州以此  
奴行因爲人言之此事與唐人所載郭承嘏事  
相類而近年士大夫所傳或小誤云

### 子夏薨酒

丙志七

八

湖州學每歲四仲月堂試諸生三場謄錄封彌  
與常試等其中選首者郡餉酒五尊第二第三  
人三尊第四第五人兩尊紹興二十一年唐嘉  
猷堯封爲教授旣試將揭榜游學進士福州人  
陳炎夢登大成殿夫子賜之酒五尊子夏怒形  
於色舉足蹴其二覺而異之以語同舍生及榜  
出名在第二嘉猷告之曰君本居魁選坐誤引  
子夏事故少貶始驗所夢

周莊仲建炎二年登科夢至殿廷下一人持文字令書押視其文若世間願狀云當作閻羅王辭以母老初入仕不肯從使者強之再三令押字不得已從之覺而殊不樂明日遂改花書至夜夢昨夕人復來云汝已書押豈可更改但事猶在二十年後紹興十七年爲司農寺主簿又夢人持黃牒來請受閻王敕更二年當復來愈惡之祕不語人逮十九年七月恰及二年方爲戶部郎官自謂必無事始爲家人話前夢其夜夢門神土地之屬來拜辭若有金鼓騎從相送迎者翌日在部中欲飯覺頭昏不清急歸不及治藥而卒

陰司判官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湖州教授趙

失其名

夜夢人

投刺來謁曰莫仔旣入坐起而言曰仔城南人適聞天符下除教授爲陰司判官仔副之方有聯事之幸不敢不修謁趙太駭扣其何人荅曰仔郡之富民也行第七十一嘗以入粟得助教

趙覺而惡之明日詣學具以所見語諸生諸生言果有此人名族排行皆不妄然已墮鬼籍二年矣趙意色愴然退卽感疾不藥而死

沈押錄

紹興二十七年冬湖州長興縣沈押錄因公事追赴郡獄繫兩月乃得釋時已逼冬至沈晚出門欲通夕步歸雖天氣昏暝不暇止行四十餘里夜過半逢一民居駐立戶外須臾女童開門問何人告之故女曰村落近多盜緩急或生事

丙志七

十

不若入門內宿沈亦念不可前進乃從之女又曰娘子今夜獨宿後房君試入當有好事沈不荅又言之沈曰恰打官方了來那敢作此罪過女曰無妨也強邀至數四沈求湯洗足女童卽入以大盆盛湯付沈沈洗足已取腰間小書刀削爪刀纔出鞘宅與人及盆皆不見身正坐一冢上急捨去乃免

馬述尹

馬述尹年十八隨父肅夫調官京師抱疾而終

有姊嫁常州稅官秉義郎李樞母留姊家不知子之亡李氏婢忽如狂作男子聲曰我卽馬述尹也某月某日以疾死今幾月矣欲一見吾母與大姊故附舟來欲丐佛果以助超生母與姊始聞之悲駭扣之而信遂許其請婢乃不言卽召太平寺僧誦經具饌寫疏以薦明日婢復語云荷吾母與姊姊如此但某僧看經至某處止某僧至某處止功德不圓爲可惜爾其母未深信試呼僧責之皆慙謝而退亟更誦焉

丙志七

十一

馬先覺

馬肅夫次子先覺嘗與其友游神祠見壁間所繪執樂妓女中姝麗者心悅之戲指曰得此人爲室家素願足矣是夕婦人見於夢寐耽溺旣久視以爲常始猶畏人知祕不敢言後亦無復忌憚每切切然私語於室中外人或入遇之則曰家人在此蓋荒惑之甚不悟其爲非也父母以爲憂千方禳治弗少衰竟至不起

姑蘇人徐簡叔之祖居鄉里日震雷發於房宇間煙火蔽塞移時始散棟柱破裂龍跡存焉其後啓木鑽欲取白金器皿乃類多穿蝕皆成珠顆流散于下鑽之屑鏞元不動而內自融液蓋神龍之火尤工於敗金石也

### 大瀆尤生

長洲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于大瀆村紹興三年感疾死初無它異旣而鄰邑崑山之東農家牛生白犢脅下黑毛成七字曰尤廿三曾作半子蓋尤始貧時曾爲縣獄吏有隱惡云尤氏子欲贖以二萬錢其家不許

### 蠅虎報

秉義郎李樞妻之乳媪好以消夜圖爲博戲每於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塗之蓋俗厭勝術欲使已多勝也習以爲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兒咬殺我爲我捕去而旁人略無所見知其不永久之乃死

此卷皆王日嚴所傳目嚴多得於其弟者

夷堅丙志卷第七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丙志七

十三

無足婦人

關子東說其兄博士演在京師見婦人丐於市  
衣敝體垢無兩足但以手行而容貌絕冶有朝  
士見而悅之駐馬問曰汝有父母乎曰無有姻  
戚乎曰無能縫衽乎曰頗亦能之朝士曰與其  
行乞棲棲孰若爲人妾歛眉歎曰形骸若此不  
能自料理若爲婢子則役於人者也安能使人  
爲已役乎且誰肯用之士歸語其妻妻亦惻然

丙志八

一

取致其家爲之沐浴更衣調視其飲食授以針  
指敏捷工緻一家憐愛焉士亦稍與之昵居一  
年許出游相國寺遇道人駭曰子妖氣甚盛柰  
何士以爲誑已怒不應異日再見曰祟急矣子  
其實語我我無求於子也家豈有古器若折足  
鑄鼎之屬乎曰無之間不已士不能掩始以妾  
告曰是矣是矣亟避之明日宜馳往百里外藉  
使不能及姑隨日力所至託宿深關固拒中夜  
聞扣戶者無得開或可以免捨是無策也士始

怖不謀於家假良馬盡日極行逼暮舍於逆旅  
歇未定道上塵起旗幟前驅一偉丈夫乘黑馬  
亦詣焉長揖而坐指一房相對宿略不交談士  
愈懼閉戶不敢寢夜艾外聞疾呼曰君家忽值  
喪禍令我持書來時燈火尚存自隙窺覘乃無  
足婦人負兩肉翼翼色正青士駭汗如雨偉人  
遽撤關出揮劍擊之婦人長嘯而去明日士起  
見偉人拜而謝之曰微尊官吾不知死所矣敢  
問公爲誰曰子識我乎乃相國寺道人也曩固  
告子矣我卽子之本命神以子平生虔心奉我  
故來救護言訖與車馬皆不見

丙志八

二

胡秀才

姜補之

師仲

在太學與胡秀才同舍胡指上病

贅疣欲灼艾去之或告曰今日人神在指當俟  
他日胡不以爲信遂灸焉七日而創發皮剝去  
一重見人面在中如鏡所照惡之亟覆以膏又  
七日稍瘡痒甚因爬搔皮起入面如故歷四十  
餘日創益大且痛竟不起



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黃某爲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小留郡守假以教授廨舍遇舊同官趙士過趙訝其顏色青黑而歎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疇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祖傳療疾緣是殞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萌芽吾次子沅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愈者而不能

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錄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喪軀公果生信心試爲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沅使吞之吞未久遍手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復遷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捋療今猶可爲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

上帝訖令黃君汛掃寓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寘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著白衣閉門對牀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

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五壁間別有蟲作  
聲而出或如蜨娘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  
沸鼎中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虫細如絲  
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亦投鼎中便  
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歡異知其靈  
驗默禱於天願爲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  
大醮救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十餘人  
內有衣阜小團花衫者持素黃籙白簡來拜謝  
曰汝救我則我救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  
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但  
得一衫以斂夢中所見者真是矣遂以二月朔  
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  
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白如乳道眾恐雨  
作不能焚詞旣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  
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絕士過字進臣時右朝請  
大夫魏彥良通判池州爲作記

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

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白稭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游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稭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姨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咄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卽脫衣授之婦反復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爲牛皮牢不可脫胷間先生毛一片

丙志八

五

漸遍四體頭面半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矣今不知存亡

右四事亦得於王日嚴

### 白石大王

福州人陳祖安之父待兖州通判闕夢黃衣吏持符至曰帝命公爲白石大王問所在曰今未也俟公見巨石玷一角乃當去及期復來迎矣覺而大惡之後赴官兩月謁泰山宿山下一寺適見庭下大石其一角正缺悵然不樂還郡未久而黃衣至遂以其日卒

人深慕子莫東得官

吳興莫伯甄為奉議郎時三子皆未官嘗夢以恩澤補第二孫東寤而喜曰東於子孫數為第五吾得以延賞恩及之足矣至紹興三十二年以朝請郎為潼川轉運判官遇登極恩當遣子弟奉表入賀時長子澄已登科仲季以母服不可往乃命吏持函空其名令至吳興以授澄使自處之澄長子果次子東果讀書頗有聲謂必能繼取名第乃以官與東伯甄聞之念前夢憮

丙志八

六

然不樂是年以覃恩及磨勘進秩朝散大夫不及拜而卒生前所蒙但一孫得官爾

右二事文舉說

黃十翁

黃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悸為黃衣童呼出門行大衢路兩旁植垂柳池水清澈可愛荷花如盛夏時經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嵯峨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延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縷金袍分席而坐一吏喚黃大

言云汝數未盡誤追汝來命青衣童引出東門  
回顧餘人已驅之北去東門外如陽間市肆往  
來闐闐行未遠別見宮闕甚麗內外多牛頭阿  
旁王者旒冕秉圭坐威嚴肅然紫衣吏問曰汝  
住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曾爲二寇掠  
財物徐就擒捕保伍欲戮之大言愍焉以錢二  
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戒殺持經造像數十事俄  
持巨鏡下照了無冤業卽令詣總管司照對總  
管司之長稱舍人其副乃廣德出攝吏王珣與

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世若見世人但  
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等  
心莫殺生命莫愛非己財物莫貪女色莫懷疾  
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數盡墮  
大地獄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  
生道中佛經百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爲吾  
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曾出死  
罪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爲神可造衣服一

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貫具疏奏城隍司以

達我要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薦亡須憑城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殺物命祭祀亦祖先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囚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囚聽赦罪輕者亦脫苦受生宜往觀之至則觀所謂無憂閣者眾瑤所成高出雲表祥光徹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盛麗持香花經巷徜徉采雲之間玉砌金階之上而地獄之眾皆鎖梏囚執庭劣憔悴跪伏

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蕩無所覩王總管云已憑今日佛蔭脫地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眾其相識者託爲囑子孫丐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閨門隱祕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導之歸望一鐵山烈火熾然燒灸羣囚號叫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垂植刀劒囚攀援而上受剗割之苦積尸無數大言合掌誦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震雷一聲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臭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

棄殘飲食酒茗於溝渠皆爲地神收貯於此俟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所王敕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卽生人世受安樂福作惡者萬劫不回受無間苦令聞此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有花如初過橋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黃翁時年八十五崇仁縣主簿秦絳爲作記

### 衡山民

乾道初元衡山民以社日祀神飲酒大醉至暮

丙志八

九

獨歸跌於田坎水中恍忽如狂急緣田墜行至其家已閉門矣扣之不應身自從隙中能入妻在牀績麻二子戲于前妻時時咄罵其夫暮夜不還舍民叫曰我在此妻殊不聞繼以怒罵亦不荅民驚曰得非已死乎遽趨出經家先香火位過望父祖列坐其所泣拜以告父曰勿恐吾爲汝狼土地卽起俄土地神至布衫草屨全如田夫狀具問所以願小童令隨民去童禿髮赤腳類牧牛兒相從出門尋元路復至坎下教民

自抱其身大呼數聲蹙然而寤時妻以夫深夜  
在外倩鄰人持火炬求索之適至其處遂與俱

歸子婦姪  
張寅說

頂山回客

平江常熟縣僧慈悅結庵於縣北頂山絕巘白  
龍廟之傍凡三十餘年以至誠事龍得其歡心  
有禱必應邑人甚重之紹興三十二年年七十  
八矣忽得蠱病水浮膚革間累月不瘳朝夕呻  
吟殆無生意棺衾皆治辦待盡而已一客不知

從何來戴碧紗方頂巾著白苧袍眉宇軒昂與  
常人異自山下至龍祠禮謁因歷僧舍見慈悅  
病問之曰病幾何時矣此乃水腫吾有藥能療  
悅欣然請其術命解衣正臥以爪甲畫其腹并  
臍下應手水流溢於榻下宿腫卽消又採藥一  
餅如彈丸大色正黑戒曰宜取商陸根與菘豆  
同水十椀煮至沸去其滓任意飲之藥盡則病  
愈矣兼師壽可至八十五歲悅愧謝數四且詢  
其姓氏鄉里曰我回客也臨安人又曰和尚如



今世上人識假不識真語訖揖而去悅如言飲藥味殊甘美越兩日乃盡病如失去亦不復知客爲何人後兩月別一客言來從都下因觀補陀山觀音至此出一卷畫贈悅曰此我所爲者卽去旣而展視之乃畫薜荔纏結中覆呂真人象始知所謂回客者此云縣主簿趙彥清爲作記

粉縣主

宗室郇康孝王

仲御

孫女曰粉縣主者年十四

丙志八

十一

五時與家人會飲于堂忽大風從庭起雷雨繼至火光如毬縱橫飛掣煙霧四合對面不相覩男子號哭乞命婦人掩耳仆卓上或有墮地者移時方止天晴如初點檢坐中人獨不見縣主久之但得雙目睛於庭砌下尸失所在矣縣主之父曰士驪

耿愚侍婢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爲母眷戀不忍

去婢亦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  
時其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爲信試往殯所視之  
似爲盜所發不見尸還家攜兒謁耿氏之鄰密  
訪婢姓氏真厥妻也卽佯爲販鬻者徘徊道上  
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敘別意繼以泣語  
人曰此爲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  
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僧可驗何  
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  
云因行至一橋迷失路爲牙媪引去迫於飢餓

故自鬻身媪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  
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  
耿氏而取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  
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sub>年</sub>耿愚死家亦  
衰替

江遐舉

宣和中爲虹縣令長子自嚴州奉其

母往官下有白鶉白雀各<sub>二</sub>皆瑩潔可觀其一

籠寘諸舟背入汴數十里過靈惠二郎祠舟人

入白曰神素愛此等物願收祕之卽攜入臥處  
一婢從庖所來至籠畔無故失足觸籠墜視之  
鴛死矣鳴玉說

夷堅丙志卷第八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丙志八

三

夷堅丙志卷第九 十四事

行款悉依宋本

上竺觀音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于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椽貯六茄為餽惡之惟徐揚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揚問其狀曰視蝓蚌差小而比螃蟹為大揚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為必中黃甲之兆洎榜出六人皆不利揚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操赴漕司舉又

丙志九

一

同詣寺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以求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為眾強之方詣籤下遇婦人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謂其貴家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誼所啓三籤果不吉餘或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榜至凡列三等已為中等第一人已而賀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

與待榜他日閱市間呼於後曰元特

奉賀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見  
司榜內一人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譙責  
之則又有言曰省榜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  
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中  
周曰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  
忘之邪去年君過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  
及第今而實然故來賀以印吾術非有所求也  
遽辭去沉思其人乃開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  
無不合周果居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爲

丙志九

二

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談黃冠之旅賀皆偶然細  
事也而夢寐魄兆已先見於旬月之前人生萬  
事不素定乎

元特說

鄭都宮使

林父字材臣姑蘇人剛正尚諠鄉里曰爲林無  
差以其名近父字也晚以貢士特奏名得官調  
嘉興主簿任滿還家夢吏士來迎入官府升堂  
正坐掾屬數十輩或衣金紫銀章列拜延下出  
文牘摘紙尾使書視官階乃印銜闊徑三寸不

可辨但識其下文五字曰豐都宮使林如是凡數紙又平生讀道書頗慕神仙事願謂吏曰學道之人皆當爲仙官此乃冥司主掌非以罪譴謫者不至且吾聞居此職者率二百四十年始一遷非美官也不願拜吏曰此

上帝命也安得拒恐得罪於天將降充下列雖此官不復可得矣又不得已乃書名遂寤知其命不得長以告所善道士呂山友又弟又之婦虞氏尚書策女也不食豬肉又謂之曰吾家寒

丙志九

三

素非汝家比安得常有羊肉盍隨家豐儉勉食之婦謝曰何敢爾但新婦自少小時聞燒豬氣輒頭痛不可忍今見則畏之非有所擇也又曰我若眞爲豐都官必使汝食婦笑曰幸蒙伯力爲增此食料新婦大願也久之又調官京師還及泗上卒於舟中初又父挈家過泗謁普照王寺其母生又於舟中及其死也亦然訃未至吳家人臠豬爲麵弟婦問曰何物盛饌芬香如此家人曰豬肉也婦曰試以與我取食之立盡一

器自是遂能食時又卒已半月云

自山宅編作記

不甚詳又以父為毅

### 二郎廟

政和七年京師市中小兒騎獵犬揚言於眾曰哥哥遣我來昨日申時灌口廟為火所焚欲於此地建立兒方七歲問其鄉里及姓名皆不答至晚神降于都門憑人以言如兒所欲者有司以聞遂為修神保觀都人素畏事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助役名曰獻土至節為鬼使巡門催納土者往來憧憧或勝於通衢曰某人獻土識者以為不祥旋有旨禁絕既而蜀中奏永康神廟火其日正同此兒後養於廟祝家頑然常質也

丙志九

四

### 宣和龍

宣和元年五月京師大雨連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家未明起拂拭案榻見若犬蹲其旁至旦視之龍也有聲如牛驚而仆茶肆與軍器作坊鄰諸卒適赴役見之殺而分其肉街吏懼不敢

奏都人圖玩其形長六七尺鱗色蒼黑首如  
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坐極長於其際始  
分兩歧與世間所繪龍相類後十餘日忽大水  
犯都城高出十丈自西北牟駝岡至萬勝門外  
馬監民居盡沒時以爲大河決溢然水色清澄  
河又未嘗決終莫知所從來居數日水已入汴  
渠逮曉將溢朝廷募人乘風水之勢決其下流  
乃由城北入五丈河下注梁山灤首尾幾月乃  
已故俗傳爲龍復讎云

見蔡條  
後史補

丙志九

五

### 温州賃宅

温州城中一宅素凶怪先是仲監稅居之一家  
盡死後數年呂監稅者自福州黃崎鎮罷官來  
亦居之常見仲君露首禿髮往來西舍間女子  
年十二三最惱人伺客至輒映壁窺之而笑翻  
弄什器塗浣窗几不可搏逐唯一嫗頗恭謹每  
女子出必叱去呂妻病數日不愈嫗教之曰縣  
君無它疾但煎五苓散下半硫丸足矣呂以其  
言有理亟從之一服而愈然人鬼雜處家之百



物震動無時或空輜自行於廳上舉室殊以爲憂他日嫗又告曰我輩相與其議欲迎君作主約用後月某日此計若成君必不免宜急徙以避禍呂以告胡季臯襄季臯爲福州幹官時識之亦勸使去去之日西舍男女數十輩駢肩出觀相顧嗟惜似恨謀之不早也後無復有敢僂舍者經一月未畢邑胥挈家來或告其故胥笑曰我乃人中鬼也彼□□爾何足畏處之不疑羣鬼亦掃跡

丙志九

六

應夢石人

席大元帥蜀丁母朱夫人憂將葬于青城山議已定夢兩人入謁行步重遲遍體瘡痍可憎告曰太夫人葬地蓋在温州地名徐家上奧庚山甲向者是也公必往求之異時畢事幸爲我療吾瘡席公嘗寓居永嘉心亦欲還顧憚遠未決覺而異之書其事於策卽具舟東下并奉其父中丞柩歸于溫窆日已迫而宅兆殊未定招蕭山人張藻卜之偕止山寺中其姪七郎適買

田舍主人翁問所往告之故翁曰去此一里許名徐家上輿有一穴庚山甲向者人多以爲吉地用善價求之者甚眾徐氏皆不許君試往觀之會日暮不克往歸而言之語未竟席曰得非庚山甲向者乎取所書夢驗焉無少異明日親訪其處一媪出言曰吾徐翁妻也昔吾夫嘗欲用此地以葬父夢金甲大神持挺見逐指蘆席上坐者一人曰此席相公家地汝安得輒爾自是以來四十年今以與公不取錢吾兒方爲

丙志九

七

里正得爲白邑大夫免其役足矣席大喜過望但不曉夢中所見爲何人旣葬二親又自爲壽塋於左次役夫斲土有聲丁丁然視之乃兩石人臥其下埋沒旣久身皆穿穴席祭之以酒舁出外命和泥補治而爲立祠榜曰應夢石人云

張大猷說

老僧入夢

乾道三年武經郎王瓘幹辦蔣參政府其弟琮以冬至日游天竺先一日從瓘假馬瓘令殿卒

以省院大黑馬給之是夜琮夢老僧來謁前致辭曰老去乏筋力或得從君願少寬鞭箠之罰琮驚謝而寤明日馬至卽乘之以行旣出都門蹉跎不肯進方舉鞭擊之忽悟曰疇昔之夢豈非此乎亟以付馭者歸而步入寺蔣府聞之亦不復留命反諸故處

確說

### 聶賁遠詩

聶賁遠 昌 靖康元年冬以同知樞密院爲和議使割河東之地以賂北虜閏十一月十二日至

丙志九

八

絳州州門已閉郡人登諸城上抉其目而嚙之時其父用之尚無恙紹興十一年張銖自北方南歸過絳驛見壁間有染血書詩一章絳人言聶之靈所作也其詞曰星流一箭五心摧電徹雙眸兩脅開車馬踐時頭似粉烏鳶啄處骨如灰父兄有感空垂念子弟無知不舉哀回首臨川歸不得冥中虛築望鄉臺銖錄之以示其子昂載於行狀

沈先生者和州道士也。不知始所以得道常時  
默默不深與人往來。值其從容時肆意談說未  
來休咎事無不中的。然不可問也。人與之食受  
之不辭。居無事。或至經月不食。宣和間有言其  
名於朝者。召入禁中。偃蹇不下拜。扣其所學亦  
泛然無言。不合旨。猶以爲正素大夫。遣歸故郡。  
建炎元年秋。忽著衰麻。立於譙門外。拊膺大哭。  
良久回首望門內而笑。三日乃止。未幾劇賊張  
遇攻破城郡。守率州兵保子城。賊不能下。遂去。

凡居民在外者皆被害。後二年徧詣塵市與人  
相別。且告之曰。有米莫做粥。有錢莫做屋。人不  
能領其意。自是不知所如。往是歲虜犯淮西。和  
州受禍最酷云。

李吉爇雞

范寅賓自長沙調官于臨安。與客買酒昇陽樓  
上。有賣爇雞者。向范再拜。盡以所攜爲獻。視其  
人蓋舊僕李吉也。死數年矣。驚問之曰。汝非李  
吉乎。曰。然。汝旣死爲鬼。安得復在。笑曰。世間如

吉輩不少但人不能識指樓上坐者某人及道  
間往來者曰此皆我輩也與人雜處商販傭作  
而未嘗爲害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浣濯婦  
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  
嘗問二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當令渠本形  
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敢  
以獻乎良久乃去范藏其石還家以告其妻韓  
氏韓曰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柰何以鬼待  
之他日趙至范戲語之曰吾聞汝乃鬼果否趙

丙志九

十

愠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告我如  
此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  
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蓋鬼技等耳

右二事皆  
唐少劉說

吳江九幽醮食否曰與不食豈

吳松江石塘西連太湖舟楫去來多風濤之虞  
或致覆溺乾道三年趙伯虛爲吳江宰念幽冥  
間滯魄無所訴集道士設九幽醮于縣治以拔  
度之汴人薛山爲館客因以故友黃昇司理并  
其子溺水之由白之就設二位以祀旣罷三日

伯盧被提舉常平符按所部營田與山其載絕湖抵九里寺夜過半夢黃君來訪如平生斂襟肅容若特有所謂者山猶意其赴官而告別也徐問之則曰向自吳門分袂狼狽于此久矣比蒙縣尹大賜周旋其行方從是脫去山曰何不一謁之以謝此意曰固屢往矣而門庭甚峻非復可入敢以諉吾故人既而告退就階登馬廷下立者數百人山戲之曰車騎一何都邪黃曰不然此皆平時留滯同荷趙君恩而去者也已別山驚寤以語伯盧乃知昨朝所絕湖正黃父子沒處也

鄭氏犬

福州人奉議郎鄭某宣和中知樂平縣自鄉里攜一犬來常時馴擾不噬人邑有販婦以賣花粉之屬爲業出入縣舍鄭氏甚重之嘗白晝入堂犬迎齧其乳仆地幾死鄭叱家童縛犬念其遠至不忍殺持以與報本寺僧是夜鄭被盜後半月捕得鞫之乃此婦爲囊橐導賊至始悟犬

之靈識復呼以歸

僧德滄說

### 后土祠夢

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宜黃士人鄒極未第時致禱求夢夢入廟簷敬畢轉眄東壁有大書一詩睨而讀之既覺歷歷可記詩曰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溫黃前後並黑闇裏頭行大十口止各常常啼哭聲兩箇齊六十只此是前程鄒玩其語多不佳懼或死於疫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成次年省試賦題曰

丙志九

十一

公生明列坐之次溫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時亮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鄒仕終江西提刑蓋大十口止各本路字也常常啼哭聲刑獄象也與其妻並年六十五而卒夫四十字之微而場屋二題坐次先後朝家之變故官壽之終極與妻室之年靡不先見呼其異矣

### 泰山府君

臨川雷度字世則性剛介好讀書雖登名鄉貢而不肯赴省試其甥蔡直夫爲永康軍通判旣

之官是年九月晦蔡妻徐氏夢人持尺書類漕  
臺檄徐讀之竟迨寤但憶紙尾大書云泰山府  
君雷度押畏其不祥且未知度之安否不旬日  
蔡卒妻孥護柩以歸明年至鄉里始知度以故  
歲八月卒矣泰山之夢其然乎  
右二事皆臨川吳必說  
夷堅丙志卷第九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丙志九

三

夷堅丙志卷第九

歲不及卒父泰山之夢其然乎

此夢必說

蔡卒妻孥護柩以歸明年至鄉里始知度以故

歲八月卒矣泰山之夢其然乎

臺檄徐讀之竟迨寤但憶紙尾大書云泰山府

君雷度押畏其不祥且未知度之安否不旬日



